



龙眼树下状元第

合一

月是故乡明，有月皆家乡。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月亮的故事。闽南，龙眼树，仿佛沉淀在时光里的月光，越来越亮，亮成了带着家乡味道的思念。

在晋江，有一棵与状元郎有关的龙眼树。2024年8月，首届吴鲁文化季活动在池店镇钱头村吴鲁故居——状元第启动。我站在状元第前，那棵深深扎根在层叠的红壤赤土中的龙眼树，枝叶茂盛，宛如绿色华盖，显示出勃勃生机。

状元第由三座大厝构成，素朴无华，与许多红砖外墙、白石墙裙的闽南古建筑并无二致。其中间一座，原为吴鲁五个儿子的居所，显眼的是其门楣上悬挂着的一方朱漆金匾，上书“状元第”；左侧另一座大厝，本为吴鲁居所，也是他接待访客的客厅；而右侧另一座大厝是吴家学堂，分前后两落，后落为学生读书处所，体现吴鲁“老垂著作贻子孙”的心愿。

这个季节，正是龙眼成熟之时。据载，自汉代起，泉州便开始栽种龙眼树。南宋有一名状元郎王十朋偏爱此物，写下“绝品轻红扫地无，纷纷万木以龙呼”的佳句，以“绝品”形容龙眼，强调其珍贵。

阳光从叶间投影下来，龙眼树打开了枝枝叶叶，椭圆叶子一片挨着一片，层层叠叠，如在绿海中泛舟，在斑驳的光亮中雀跃，与这建于清光绪年间的一座五开间大厝相映成趣。踏着有着历史沧桑感的地砖，我走进了这栋颇具闽南特色的红砖厝。里面是穿斗式木构架，还有屏隔、漏窗、窗花及斗拱，大多雕有团狮、螭虎、蝙蝠、夔龙、万字锦、卷草、麋鹿或戏剧人物等传统吉祥木雕图案，古朴大方。

状元第是闽南“皇宫起”传统建筑，是中原文化与闽南地域文化完美结合的典型。其“燕尾归脊”“双燕归垂”的设计理念，寓意燕子（子女）不管飞出多远，总要回归故里。这座闽南红古厝，以及与之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的百年龙眼树，见证、陪伴了状元郎吴鲁的一生：读书成长，因母丧丁内忧回乡守孝，“庚子之乱”而悲愤作《百哀诗》，并于清宣统三年（1911）闰六月辞职返乡，直至生命最后一刻。我愿意相信，“庭前有龙眼树，不知何年何人植，今已亭亭如盖矣”，如弯月翘起的屋顶，清静无为的月光在人间细细诉说着哀思，诉说着这位爱国诗人浓烈的忧国忧民情怀，在历史的天空留下不绝的回响。

秋天，总是在一场雨又一场雨后来临。雨后，在瘠瘦的红壤赤土上遍地生根的龙眼树越发翠绿，悄无声息地濡染着家乡的颜色和记忆，泛滥成思乡的情绪。就让这思绪带着我们穿越历史文化长河，翻阅一下吴鲁《百哀诗》的内容。

《百哀诗》上卷45首，主要记义和团抗击帝国主义事；下卷111首，写和议后个人出都城沿途见闻观感，描绘了八国联军暴行、清廷的腐败和将官的无能。如写《义和团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》：“甘军劲旅三十营，貔貅列队鸣铎铎。外人鼠窜困都城，使馆孤立无援兵。无数雄狮扑狐兔，夷炮一轰死无数……前锋歼尽尸隐人，后队狂奔如飞鹏……街谈巷议多咨嗟，黥陋沈沈饰聋聩。”写《杨村失守》：“北仓扼要筹固守，日兵悍捷惯抄后。后军摧陷前军逃，文臣殉难武臣走。死如密窠焚聚蜂，生若狭巷逸疯狗。畿疆倚此为长城，猿鹤虫沙化乌有。”尤其是对清廷一些官员的丑态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，如“争传献策和戎寇，无复捐躯骂贼颜”（有求和的魏绛之流，没有捐躯骂贼的颜真卿），“随乖巧作全身计，蚊脚夷符贴相门”（相门贴夷文以保命）。

吴鲁所写义和团的活动和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场景颇为具体。当时清廷君臣兔走狼奔，走不掉的也已六神无主，几乎没有留下记述这一段时间内人民遭受的苦难、侵略者的凶残及清廷君臣的丑态等文献，如有也大多是追述。而吴鲁的《百哀诗》不仅是文学作品，更是填补了这一段历史时期空白的宝贵资料。《百哀诗》因此被史学家称为“庚子事变”的“第一史料”，堪称“庚子信史”。

经历过庚子那一年的龙眼树历经风霜，却是清晰可见的昂然不屈，挺拔在眼前。在房前、山坡上，放眼绿叶婆娑的龙眼树，累累的龙眼挂满枝头，就像翡翠屏上缀满了诗人悲愤哀愁的泪珠。情，最是故乡情；树，最是故乡树。离家再远，所有的细节已然模糊。当看到龙眼树，就像听到那融入心意的乡音，就像看到那暖人心扉的故人。1912年回归故里，年迈的吴鲁，目光一次次落在门前这棵龙眼树上。饱经沧桑的龙眼树枝干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棕褐色老枝的表面已形成明显的皱纹。树如其人，这些皱纹记录了经历的风雨，见证了岁月的痕迹、离家多年的愁苦、哀国哀民的悲愤之情。

如今，在晋江钱头状元第，高大的龙眼树依然以其独特的厚重感和顽强生命力告知世人：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身在当下的我们应当有着和吴鲁一样的家国情怀，把国家、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，为祖国的前途、命运担忧分愁，为天下下的人民幸福出力。庭前屋后，许多龙眼古木绿枝成荫，庇荫了一代又一代朴素的爱国灵魂，在岁月的流转中熠熠生辉。

（作者系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，供职于晋江市审计局）



蔡安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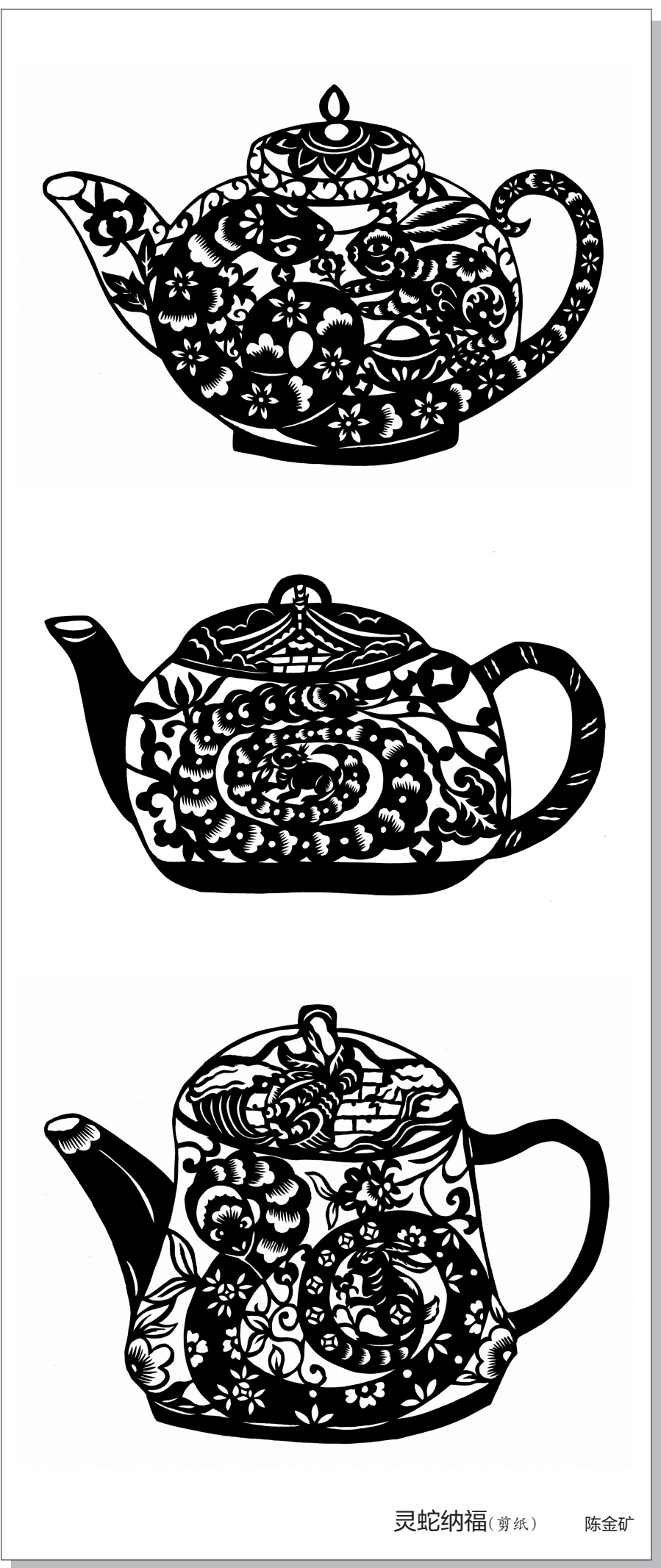
过了腊八，迎来“大寒”。一年中最后一个时令，恍若一转身，就与春天撞个满怀，人们便开始数着日子期盼着春节的到来了。大街小巷荡漾着欢声笑语，城市和乡村的年味一天比一天浓稠了。

在城市，年味最足的地方莫过于购物商场、步行商业街和农贸市场。“吃了腊八饭，快把年来办”，腊八过后，人们便开始忙年了。琳琅满目的商品、摩肩接踵的购物人群构成了一年中最绚丽多彩的画卷。商家的叫卖声此起彼伏，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布置自己的店铺，不但要最大限度容纳更多的商品，还要把商铺装扮得美丽可人，绞尽脑汁以夺人眼球。即将返家的外乡人，为这座城市奉献了一年，年终岁尾，不管赚多赚少，此时都在忙着为家人、亲友选购礼物。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所得，换回一个早就心仪的年货。这些礼物和年货，包含着这座城市的味道和温度。用自己挥洒的汗水换回馈赠亲人好友的礼物，这是一年中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啊！抱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和年货，他们似乎看到了亲人那欣喜的笑容。家里，年迈的父母、贤惠的妻子、懂事的孩儿，每天都在掰着手指数着日子，盼着远在异地城市亲人归来的身影。上一个春节返家，小儿早早在村口路口眺望的身影还不时地在他们的脑海中浮现。想到这些，笑容开始在他们的脸颊慢慢地荡漾，空气中弥漫着香甜温暖的味道。

在他们的家乡，在远离城市的乡镇，刚踏进腊月的门槛，乡人便开始忙年了。家家户户的门前、屋檐下，挂满自家灌制的腊肠、香肠。母亲早早从集市上买回红彤彤的春联、五颜六色的年画还有火红的鞭炮，父亲捧出珍藏已久的酒坛擦拭干净，孩子们的新衣服早已挂满了衣橱。腊八过后的这几天，天气晴好，虽说“四九五九伸不出手”，忙年的喜悦让大人都忘记了寒冷。就连树上的麻雀、喜鹊也突然多了起来，叽叽喳喳，似乎也在喜迎新年，还不时飞进院子啄食，向人们传递着有关春天的消息。

亲人们望眼欲穿，临近春节的前几天，终于盼回来了久别的亲人。孩子们欢呼雀跃，向小伙伴炫耀着自己的礼物。左邻右舍、亲友之间开始分享家人带回的外地特产。家人欢聚一堂，把酒话家常，积蓄了一年的思念都融化在默默的陪伴中。逢集的日子，父亲带着孩儿去赶集。孩子眼馋已久的玩具、嘴馋已久的美食，这时都无条件地得到满足。在外打拼一年的父亲这时出奇的大方，他们希望能最大限度地弥补长期缺失的陪伴与父爱。

除夕的脚步越来越近了，年味越来越浓了，城市和村庄都沉浸在喜庆的氛围中。团圆的日子清空了一年的疲劳与烦恼，储存下所有遇到的美好。人们坚信并期待，新的一年会越来越好。



张百隐

某一个晚上，我回老家吃饭。餐桌上有鱼虾、有炖汤，饭粒饱满。父亲扬着手，让我们多吃一点。他自己则端着碗，盛少许的菜，蹲坐在墙角，津津有味地吃起来，一如二十年前的样子。他吃饭的时候，杂乱乌黑的眉毛抖动着，黝黑瘦削的身板，伤痕累累的脚掌，看起来让人心疼。我余光瞄着他，暗自庆幸父亲从此不用栉风沐雨、耕田种海了。

我说，老爸，怎么不到桌上吃？父亲说，蹲着吃习惯，桌上吃的不香。我说，那你菜得多吃一点。父亲笑着说，人这辈子，不能只是为了吃饭。接着，父亲说，人这辈子，就两个债要还——养儿女成人，送父母上山。说完父亲咧着满嘴的烟牙笑起来。

那天晚上辗转难眠，“人这辈子，就两个债要还——养儿女成人，送父母上山！”这句话一下子楔入心底，我不知道这话是不是父亲的原创，但可以肯定，父亲这辈子就为这句话而活，朴实而坚定，勤劳而坚韧。对他来说，这一家子，是使命更是宿命。

于是，我想写一写关于我们一辈人的父亲，生长在农村的父亲，他们平凡琐碎的生活背后，那个关于“父债”的伟大命题，这本书就叫《父亲的债》。

这是一个平凡的父亲。生于20世纪50年代，吃过米糠，睡过门板，盖过蓑衣，读了两年夜校，写个名字都费劲；成年不是泥巴裹身，就是被石头压弯脊骨。弓着腰，负重而行，是他标志性的生活姿势。

他生活的身份多样；在工地，他是打石头工匠；在滩涂，他是渔民；在田地，他是农民；他当过守夜人，在码头短暂卸过货。他修炼了十八般武艺，脚掌被时间与生活的利刃割裂得体的无完整，却也能从容地对待生活，把安身立命修葺得更牢固些。奉父母、养儿女，成为一种精神支撑。人生这趟车，为谁而来，为谁而留？

这是一片温热的土地。肩上的责任，脚



鲜美洋下村

叶宗荣

以“十户人家九户侨”来比喻晋江市金井镇洋下村，是很恰当地。全村户籍人口1600余人，亲属侨居海外的就超过3000人。走进村中观望，十几栋由早年华侨兴建的古建筑，或典型闽南“皇宫起”，或中西合璧“小洋楼”，都不失豪华壮观，依旧挺拔而立。有关华侨的诸多故事，也成为村民们常挂嘴边的美谈。

明朝末年，一支陈姓先民从福全所城南门外的溜澳南移，择背倚丘陵、面向大海的平坦地带而居。由于眼前就是一片田洋，又处山水积流的水尾，因此就把村名称作“洋下”。清初，另一支原居住于龙湖阳溪一带的施姓先民，也陆续迁入洋下村。至此，两姓和睦相处，村民们安居乐业。

现在的洋下村，辖区面积3.3平方公里。整个村处在西北部的山林与东南部的防护林环抱之中，高低错落与新旧相映的楼宇房屋，透露出洋下村的往日沧桑与现代荣光。数条村道用水泥铺设路面，宽敞又整洁。农贸市场、超市门店、文体中心、办事大厅等公共设施和生活保障设施齐全配套。

洋下村最美的风景，还是那段长长的海堤沙滩。站立于高高的海堤中部，整个大海湾一览无余。远方的礁石激起阵阵浪花，又有节奏地传来沉闷的轰鸣。细白的海湾沙滩，开阔平坦，赤裸在眼前。柔和的阳光下，水际边金光灿烂，朝迎晨曦，夕辞晚霞。还有海堤内密密匝匝的马尾松树，也在徐徐的海风中站成一道绿色长廊，守护着长长的海岸线。红蓝绿白、天高海阔、船影鸥声，这海岸的天然之美，让人尽收眼底，尽享其趣。

洋下村的幸福源于“侨”，也发于“海”。都说靠山吃山、靠海吃海，洋下村3.5公里的海岸线及其上千亩的近海海域，就是强村富民之“福海”。一条长堤将滨海分成内外两部分：海堤外，宽阔细白的沙滩、簇拥如山的礁石、清澈如镜的海水，自然而然地用以发展滨海亲水旅游；海堤内，经过集中流转而来的大片土地，利用清洁海水大力发展海水养殖，打造乡村振兴的主体产业。

思路变，天地宽，自然优势变成了发展优势。自21世纪初起，洋下村就率先引进鲍鱼育苗技术，养殖规模由小作坊变成大棚，经验由简单粗糙到精细规范，已形成较大规模的工厂化、规范化育苗；同时利用近海开展海上网箱养殖。由洋下村养殖出来的鲍鱼，入选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信息录；培育出来的文昌鱼种苗获得成功，成为全国文昌鱼种苗保护基地。目前，洋下村有海产养殖企业22家，陆上育苗面积120亩、海上养殖面积770余亩，养殖产业全年产值超过1.2亿元。

在沿海地区，人们把刚捕捞上岸或搬出船舱的新鲜度高的海水产品，通称为“海鲜”。食用“海鲜”更是沿海人的习惯与最爱，因为“海鲜”生猛鲜活、肉嫩味美、食而不腻、营养丰富，而且具有烹饪简单、易于冰冻或干化处理等特点。在洋下村的海边，就有几家装饰简单的“渔家乐”，进入店中可以点上几道“海鲜”，比如白灼九节虾、油淋大角蟹、清蒸石斑鱼、闽式海蛎煎、土鸡鲍鱼汤等。食用时再蘸点蒜蓉或芥辣，一定会味蕾全开、食不停箸、尽情满足。

洋下村让人访到“古”，看到“美”，尝到“鲜”。人们在赞不绝口、津津有味之余，也会流连忘返。



陈雪芬

春节将至，街市上，很多花店门口已经摆满了水仙花。我一直喜欢这种花，便也买了两盆带回家。

水仙不需要施肥，不需要沃土，只要换以一盆清水，它便吐露全身的芳华。婷婷的影子、小襁褓一般的花骨朵，隐藏在绿色而细长的叶子间，说不定在某一个静静的夜晚，小小的身躯不知不觉地舒展、绽放，散发出悠远的、沁人心脾的清香。

奶奶也喜欢水仙花。每到水仙花季节，奶奶便会到花市精心挑选些水仙花，然后戴上老花镜，拿起小刀，轻柔又娴熟地削去水仙球外面那层褐色的薄皮；接着，慢慢地将鳞片一片片剥开，再雕琢花芽周边多余的部分，仿佛在创作一件艺术珍品。随着奶奶的巧手摆弄，原本普普通通的水仙球渐渐有了精致的模样。奶奶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，而那即将绽放的水仙花，仿佛也承载着奶奶满满的心意和对生活的热爱。等到水仙开放了，奶奶便会用红丝带轻轻系个蝴蝶结做点缀，让它们更加喜庆一点，然后送给街坊邻居、亲朋好友。那小小的水仙花呀，传递着奶奶浓浓的情谊。

奶奶是我婆家的奶奶，退休前是卫校的一名语文老师。当初我和老公恋爱到他家时，见到古稀之年的奶奶的第一眼，便觉得亲切慈祥。加上我们都是语文老师，便有许多共同语言。奶奶总是拉着我的手，聊教育、聊语文、聊健康、聊未来……我们像相见恨晚的朋友、知己，而不像两代人。

奶奶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，知书达理。她当过中学老师，后来到校任教，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出类拔萃的了。

退休后，奶奶每天生活非常有规律：早晨到承天寺打太极，回家后读书、看报、写字、会客，中午自己煲各种营养餐，晚上看电视，睡前全身拍打、梳七十四九下头、泡脚。由于奶奶注重保养，所以她身体健康、精神矍铄，一点没有老态龙钟的样子。

结婚后我们三世同堂，共居一栋三层楼的民房。奶奶住一楼，我们住在三楼、公婆住二楼。后来我有了孩子，奶奶也就有了重孙，成了四代同堂，这个大家庭变得更热闹了。当时因为婆婆还在上班，所以帮忙带孩子就落在奶奶身上。奶奶把带孩子当作一件乐事。我发现奶奶似乎一下子返老还童了，她和她的重孙说话、唱歌、念童谣、做游戏。

奶奶会用孩子的口吻把孩子每天的喜怒哀乐记录下来。那本褪色的日记本我至今视如珍宝地收藏着。

“今天我用自己编的词唱了一首儿歌，把阿太乐得哈哈大笑。”“晚上妈妈去学校督修，阿太给我讲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，我想起了妈妈不在身边，就默默地流泪。”……

日记语言质朴无华，但很多有趣的生活片段被记录下来。往事历历在目，我可以感受到奶奶文字背后满满的爱。奶奶字体娟秀大气，如同她的为人一样。我曾经把这些日记发到微信朋友圈，很多朋友看到后纷纷点赞、留言，夸赞奶奶特殊的带娃方式。

我曾在一所私立学校教书，又是班主任又是主科老师，从早到晚，忙得不可开交。我经常把作业、考卷带回家批改，奶奶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一天晚自习后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，发现奶奶戴着老花镜，正认真地帮我改考卷。她的眼神专注，手中的红笔不时在试卷上圈圈点点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眼眶瞬间红了。我赶忙走过去，轻声说：“奶奶，您怎么帮我做这个，多累啊。”奶奶抬起头，笑着说：“孩子，你每天太辛苦了，我也曾是语文老师，这点忙我乐意帮你分担点。”

我知道，奶奶这是用她的方式爱我。这份爱，深沉而温暖，让我感受到家的温馨与力量。

如果不是2007年冬天那场意外的车祸，奶奶也不会猝然离世，也许她能活到100岁。

冬日的暖阳洒在窗前这些亭亭玉立的水仙花上，所有过去的美好时光都像我桌旁的这水仙花一样飘着淡淡的花香。虽然奶奶已经离开我们多年，但我一直将她视为我生命里最可爱的一位长辈和朋友。直至今今，奶奶那慈善和蔼的神情、温柔亲切的话语，就像这优雅的水仙花一样，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磨灭的馨香。

有一些花朵，使人难忘；有一些人，让人永远怀念。